

插图普及本

唐宋英雄演义系列

说唐全传

无名氏 著

【下】

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说唐全传

无名氏 著

【下】

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第十四回

贺兰山知节议亲 洞房中公主尽节

诗曰：

奉旨番营去议亲，康王心喜口应承。

屠封送女成花烛，结好唐君就退兵。

众公爷拜过，小英雄也拜了一番。那时朝廷传旨天祥筵席，钦赐众公爷、小爵主等。御酒已毕，朝廷开言叫声：“程王兄，前日你去时，寡人见你独马蹏进番营，营头不见动静，害得寡人吊胆担心，实不知其详。只道王兄死在营中，那知却到了长安。你如今把出番营到长安讨救事情细细讲一遍。”咬金道：“臣到忘了。臣蒙徐老大人美荐，奉旨单骑讨救。我原不想活的，所以拼着命杀进番营。连臣也自不信，一进番营使动斧子，比前精得多了。他们什么祖车轮不车轮，手中使动大斧，砍一斧来，原利害不过。再不道臣的斧子如有神仙相助一般力也大了，就被臣这柄斧子去架得一架，他就翻下地来。这些番兵那敢拦阻我的去路！被我摇动斧子，杀出番营，讨得救兵到此。要万岁爷封我一字并肩王。”徐茂功说：“陛下在上，这程咬金有欺君之罪，望我王正其国法。”咬金说：“你这牛鼻子道人，你屡屡算计我这条老性命。我有什么欺君之罪？”茂功冷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当初怎样杀出番营，怎样到长安讨救？你直说了，算你大功。你是随口胡言，好象没有对证的。说什么祖车轮斧法不如你，被你架落尘埃。只怕你倒说转了，分明你被他架下尘埃有之。”咬金说：“你赖我并肩王倒也罢了，怎么反说臣讨救也是假的？我若跌下番营，人已早早死了，救兵那里来的呢？”茂功道：“我问你，谢映登你可见不见？”咬金听说，心内吃惊：“当真二哥是活神仙了。”假意说：“二哥，你一发问得奇，那里见什么谢

映登？若说谢兄弟当初走江都考武，他解手就不见了。你为何如今倒假作不知起来？”茂功说：“你在此谎君。这番营内好不利害！你年已六旬，若没有谢兄弟相救，你焉能得到长安，活得性命？如今反在陛下面前称赞自能，分明一派胡言。刀斧手！与我把这谎奏欺君的狗头绑出午门，以正国法！”两旁刀斧手一声答应，吓得咬金魂飞魄散，慌忙说道：“望陛下恕罪！果是谢映登相救，待臣直奏便了。”朝廷喝退刀斧手，说：“程王兄，且细细说与寡人知道。”咬金把谢映登为仙搭救情由细细的讲了一遍。众公爷大家称奇。茂功说：“何如陛下？程咬金谎奏我王，其罪非小。须念他一番辛苦，到长安讨了救兵前来，将功折罪，没有加封。”咬金说：“我原不想封王的。”大家一笑，各回衙署。不表。

且讲那咬金一到明日，打点要做媒人，将要上朝，见了罗通说道：“侄儿，为伯父的今日奏知陛下，与你作伐，前往贺兰山去说亲。”罗通大惊说：“伯父，这贱婢伤我兄弟，还要雪仇。怎么伯父要去说亲，我罗通稀罕他成亲的么？”程咬金说：“你既不要她，为何在阵上订了三生，立下千斤重誓？故此肯与你出力。”罗通说：“这是我原是哄他的。因要救陛下龙驾，与他设订三生的。”咬金说：“噯，侄儿，为人在世，这忠孝节义都是要的。你既要与兄弟报仇，不该与他面订良姻。屠炉公主有心向你，也有一番在贺兰山悬望；你若不去，必要全他手足之义。这男子汉信行全无，从来没有这个道理！如今为伯父的作主，自然与你们完聚良姻。”说罢，竟上银銮殿，俯伏尘埃，启奏道：“陛下龙驾在上，臣有一事冒奏天颜，罪该万死！”朝廷说：“王兄有何事所奏？不来罪你。”咬金道：“陛下，那赤壁宝康王有位屠炉公主，生来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前日在黄龙岭与罗贤侄约下良缘，撇去飞刀，嫁到木阳城。就是贤侄杀四门，被元帅祖车轮困住，险些丧了性命。幸亏公主相救，领引我兵马冲端番营，心向我主，与陛下出力，也有一番大功劳。伏望我皇降旨，差使臣官前去说盟做媒。未知陛下龙心如何？”朝廷听说大悦，说道：“如此讲起来，寡人倒亏屠炉公主女暗保的了。何不早奏？就命程王兄前去说亲作伐罢！”咬金见太宗允奏，说：“领旨。”

那罗通慌忙俯伏奏道：“父王在上，那屠炉女是儿臣大仇人。我兄弟

罗仁才年九岁，与父王出力，伤了铁雷八宝以后，开兵死在贱婢飞刀下，可怜斩为肉泥而亡。儿臣还不与弟报仇，反与他成亲，兄弟阴魂焉能瞑目？望父王不要差程伯父去说亲。”朝廷说：“他既伤了你兄弟，为何又在阵上交锋，与他订起良缘来呢？”罗通说：“儿臣怕他飞刀难破，所以与他假订丝罗。要他撤去飞刀，救得陛下龙驾，方与他成亲。故而他退至木阳城，引我人马大破番营。这是要救父王之困，哄骗言辞。儿臣岂是贪他的么？”朝廷说声：“王儿，不是这说。既他伤了二御侄，你欲报此仇也是大义，就不该与他阵上联姻了。他既把终身托你，暗保我邦大获全胜，也有一番莫大的真功劳与寡人也。这信字是要的，若不去说亲，他在贺兰山悬望，岂不是王儿忘了恩情？就是伤了二御侄，也算为国家出力。两国相争，各为其主，乃是误伤。以后你被祖车轮元帅围住，屠炉公主若不相救，王儿焉能得脱此难，逃得性命？也算有恩与你，这恩与仇两下俱可抵销得来的了。如今不必再奏，寡人作主，决不有误，程王兄速速前去说亲。”程咬金领旨。如今罗通不敢再奏，只得闷闷然立在一边。

这一回，程咬金把圆翅乌纱在头上按一按，大红蟒袍在身上边拎一拎，腰里把金镶玉带整一整好。出了银銮殿，跨上雕鞍，带领四员家将，离了木阳城，一路行来，到了贺兰山上。那把都儿们一见，说：“哥哥兄弟那，那边行下来的是什么人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官员，想必大唐来踹营剿灭我山寨么？”那一个说：“噯！兄弟你又来了。若是剿山寨有人马来的，如今只得五人，又无器械，那里象是踹营的？我们且扣住了弓箭，问一声看。”那个又说：“得，哥哥讲得不差。”大家扳弓搭箭，喝声：“呔！来者何官？少催坐骑，看箭哩！”那个箭不住的射将过来。程咬金把马扣定，喝声：“呔！营下的！快报与康王狼主知道，今有大唐朝鲁国公程咬金，有国家大事要求来见你邦狼主。快些报进去。”

这一边，小番报进来了：“报启上狼主知道，有大唐朝来了鲁国公程咬金在山下。”康王听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说：“住了。他带领多少人马来？”小番说：“人马一个也没有，只带四名家将，五人来的。”康王说：“可有兵器？身上还是戎装还是冠带？”小番道：“也无兵器，也不戎装，却是文官，打扮的纱帽红袍。”康王道：“他对你讲什么？”小番道：“他说：‘快报你们狼

主千岁知道，今有大唐朝鲁国公，奉旨有国家大事要来求见你们狼主。”康王听见此言才得放心。便叫声：“丞相，他们得胜天邦，孤只等他兵马到来，就要投顺的。为何反不统兵，倒是文装独马而来，善言求见，不知有何事情？丞相不要轻忽了他，好好下山去接他上来。”屠封说：“臣领旨！”他就整顿朝衣，出了营盘，后随四名相府家人，滔滔的下山来了。

有小番喝道：“那一边天朝来的鲁国公爷！请上山来，相爷在此迎接。”程咬金听见，把马带上一步。有屠封丞相趋步上前说：“不知天邦千岁到来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有罪！”咬金一见，滚鞍下马，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孤家有事相求，承蒙丞相远迎。何以敢当，请留台步。”二人携手上山。底下有两名家将带住了马，这两名跟随着程咬金上贺兰山来。进入御营，程知节一揖说：“狼主龙驾在上，有天朝鲁国公程咬金见狼主千岁。”这康王一见，连忙走下龙案，御手相搀，叫声：“王兄平身。”取龙椅过来。咬金说：“狼主龙驾在上，臣本该当殿跪奏才是。奈奉君命在身，又蒙狼主恩旨，理当侍立所奏，焉敢坐起来！”康王说：“蒙王兄到孤这座草莽山中来，必有一番细言，自然坐了好讲。”咬金说：“既如此，谢狼主台命！”他就与屠封丞相两下分宾主左右坐了。有当驾官烹茶上来。用过一杯，康王就问说：“王兄，魔家错听祖元帅之言，一旦冒犯天朝圣主，今为失机败将，悔之晚矣！今见了王兄，自觉惭愧无及。”程咬金叫声：“狼主又来了！只因番兵利害，困住四门。我主无法可退，故此使臣到长安讨救兵。那些小爵主们年幼无知，倚仗少年本事，伤了千岁人马几千，有罪之极！”康王说：“王兄说那里话！魔家在营门正欲献表降顺。不知王兄奉旨所降何事？”咬金说：“狼主在上，臣奉旨而来非为别事。只因万岁有个干殿下，名唤罗通，才年一十四岁，才貌双全，文武俱备，还未联就姻亲。我王闻得千岁驾下有位干公主，貌若西施，武艺出众。意欲与狼主结成秦晋，订就良姻，以成两国相交之好。未知狼主龙心如何？”康王听言大喜，说道：“王兄，敢蒙天子恩旨，理当听从。但魔家是败国草莽，就有公主，只当山鸡、野雉一般。圣天子是上邦主，干殿下似凤凰模样，这叫山鸡怎入凤凰群？既蒙圣主抬举，待魔差屠丞相送公主到木阳城来，服侍殿下便了。”咬金大喜，说：“既承狼主慨允秦晋之好，快出一庚帖与臣去见陛下，选一吉日奉送礼金过来。”康

王吩咐取过一个龙头庚帖，御笔亲书八个大字，付与咬金。咬金接在手中，辞别龙驾，出了御营。

屠封送至山下，咬金叫声：“丞相请留步，孤去了。”那时跨上雕鞍，带了四名家将，竟往木阳城来见驾。俯伏银銮殿阶下叫声：“万岁，臣奉旨前往贺兰山说亲，前来缴旨。”朝廷说：“平身。此去番王可允否？细奏朕知道。”咬金说：“陛下在上，臣去说亲，番王一口应承，并无一言推却，候陛下选一吉日就送来成亲。”朝廷大喜，说：“既如此，明日王兄行聘，着钦天监看一吉日与王儿成亲，择在八月中秋戌时结婚。”

光阴迅速。到了八月十五，这里朝廷为主，准备花烛；那边康王命丞相屠封亲送公主到木阳城内。来到北关，元帅秦琼出来迎接，接入午门，同上银銮。屠封上殿俯伏说：“南朝天子在上，臣屠封见驾，愿陛下圣寿无疆！”贞观天子叫声：“平身！”降旨光禄寺设宴，尉迟王兄陪屠丞相到白虎殿饮宴；命秦琼、程咬金到安乐宫与殿下结亲。罗通跪下叫声：“父王在上，屠炉女伤我兄弟，仇恨未消！怎么反与她成亲？此事断然使不得。望父王赦臣违逆之罪。”朝廷听言，把龙颜一变，说：“呔！寡人旨意已出，你敢违逆朕心么？”罗通见父王发怒，只得勉强同了秦、程二位伯父往安乐宫来。教坊司奏乐，赞礼官喝礼。午门外公主下辇，二十四名番女簇拥进入安乐宫。交拜天地，拜了大媒程咬金，拜过伯父叔宝，然后夫妻交拜一番。只不过照常一般，人人皆如此的，不必细说。叔宝、咬金回到白虎殿，与屠封饮酒。

不表白虎殿四人饮酒。再讲罗通，吃过花烛，光禄寺收拾筵席。番女服侍公主过了，退出在外，单留二人在里面，好等他睡。罗通一心记着兄弟惨伤之恨，见公主在眼前，怒发冲冠，恨不得一刀两段。胸中火气忍不住，起来立起身大喝道：“贱婢啊，贱婢！你把我九岁兄弟乱刀砍死，冤仇如海！我罗通还要与弟报仇，取你心肝五脏祭奠兄弟！此乃大义。亏你不识时务，不知羞丑。贱婢思量要与我成亲，若非还我一个兄弟，也不要你这一个贱婢配合！”公主听言，心内大惊，火星直冒，羞丑也不顾，叫一声：“罗通啊罗通！好忘恩负义也！前日在沙场上，你怎么讲的？曾立千斤重誓，故我撇下飞刀，引进黄龙岭，共退自家人马，皆为如此。到今日你

就翻面无情了!”罗通说:“这怕你想错了念头。我立的乃是钝咒,那个与你认起真来!人非草木,我罗通岂可不知你领我兵杀退自家人马,只算将功赎罪?不与弟复仇,饶你一死,就是我的好意了。岂肯与你这不忠不孝的畜类番婆成亲?你父屠封现在白虎殿,快快出去随了他退归番国贺兰山,饶你一命!如若再在宫中,我罗通就要与弟报仇了!”公主道:“罗通!何为不忠不孝?讲个明白,死也瞑目。”罗通说:“贱婢!你身在番邦,食君之禄,不思报君之恩,反在沙场不顾羞耻,假败荒山,私自对亲,玷辱宗亲,就为不孝;大开关门,诱引我邦人马冲踹番营,暗为国贼岂非不忠?”公主一听此言,不觉怒从心起,眼内纷纷落泪,说:“早晚罗通是个无义之辈,我不心向于他邦。如今反成话柄,到来反驳我不忠不孝。罢了!”叫声:“罗通!你当真不纳我么?”罗通说:“我邦绝色才子却也甚多,经不得你看中了一个,也为内应,这座江山送在你手里了。”公主听见暗想:“他这些言语,分明羞辱我了。那里受得起这般谗言恶语,难在阳间为人。噫!罗通阿罗通!我命丧在你手,阴世绝不清静,少不得有日与你索命!”把宝剑抽在手中,往颈上一个青峰过岭,头落尘埃!可惜一员情义女将,一命归天去了。罗通见公主已死,跑出房门,往那些殿亭游玩去了。

次日,几名番女进房来一看,只见鲜血满地,人为二段,吓得面如土色,大家慌忙出了房门来报屠封。屠封才得起身,与尉迟恭、秦、程三位用过定心汤,要同去朝参。只见几名番女拥进殿前,叫声:“太师爷,不好了!公主娘娘被罗通杀死。还不走阿!”屠封丞相听见,魂飞魄散,大放悲声。也不别而行,出了白虎殿要逃性命了。敬德等三人听报,吓得顿口无言,好象掉在冷水内,说:“不好了!若果有此事,屠丞相放不得去的。”便叫声:“老丞相不必着忙,快快请转!”这屠封那里肯听,匆匆然跑往外边去了。三位公爷心慌意乱,说:“这小畜生无法无天的了!”大家同上银銮殿。朝廷方将身登龙位,秦、程二位奏道:“陛下,不好了!”如此恁般。惊得朝廷说:“反了!反了!有这等事?寡人御旨都不听了。快把这畜生绑来见朕!如今屠封在那里?”三位公爷说:“陛下,他才出午门去了。”叫声:“尉迟王兄,快与朕前去宣来。”尉迟恭退出午门,赶到北关,见了屠封叫声:“丞相,圣上有旨请你转去,还有国事相商。”屠封听见此言,又不敢违逆,

只得随了尉迟恭到银銮殿上，连忙俯伏，叫声：“万岁啊！臣有罪。显见公主得罪天邦殿下，臣该万死！望陛下恕罪草莽之臣一命。”朝廷叫声：“丞相平身。卿有何罪？寡人心内欲与你邦：

结成永远相和好，故求公主聘罗通。”

不知贞观天子如何发放屠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龙门县将星降世 唐天子梦扰青龙

诗曰：

罗通空结凤箫缘，有损红妆一命悬。

虽然与弟将仇报，义得全时信少全。

贞观天子说：“丞相，朕欲两国相和，与罗通结为秦晋之好。不想这畜生无知，伤了公主。朕的不是了！故而请你到殿，将原旧地方归还你邦，汝君臣不必怨恨。寡人即日班师，留一万人马在此保护，以算朕之陪罪。”屠封听言，不胜之喜，说：“我王万万岁！”立起身来，退出午门，回转贺兰山，自然另有一番言语。君臣两下苦无战将强兵，所以不敢报仇，只得忍耐在心。

不表番国之事。如今讲到罗通正在逍遥殿，只见四名校尉上前剥去衣服，绑到银銮殿。朝廷大喝说：“我把你这小畜生千刀万剐才好！寡人昨日怎样对你讲？屠炉女伤了你兄弟，也算两国相争误伤的。他有十大功劳向于寡人，也可将功折罪。不遵朕旨意，不喜公主，只消自回营帐，不该把他杀死！可怜一员有情女将，将他屈死，你怎生见朕？校尉们，与朕推出午门枭首！”校尉一声：“领旨！”推出午门去了。此时众公爷见龙颜大怒，没有人敢出班保奏。不要说别人不敢救，就是一个嫡亲表伯父秦叔宝也不敢上前保奏。大家呆着，独有程咬金想起前日讨救之时罗家弟妇之言，不得不出班保奏一番。连忙闪出班来叫声：“刀下留人！”说道：“陛下龙驾在上，臣冒奏天颜，罪该万死！”朝廷说：“程王兄，罗通违逆朕心，理该处斩。为甚王兄叫住了？”咬金说：“陛下在上，罗通逆圣，应该处斩。奈臣前日奉旨讨救，曾受我弟妇所嘱。他说：‘罗氏一门为国捐躯，止传一脉，倘有差迟，罗氏绝祀。万望伯父照管。’臣便满口应承，故此弟妇肯放来

的。虽这小畜生不知法度，有违圣心。万望陛下念他父亲罗成功于社稷，看臣薄面，留他一脉。臣好回京去见罗家弟妇之面。”朝廷说：“既然王兄保奏，赦他死罪。”咬金说：“谢主万岁！”传旨赦转罗通。罗通连忙跪下说：“谢父王不杀之恩。”朝廷怒犹未息，说：“谁是你的父王！从今后永不容你上殿见朕，削去官职，到老不许娶妻。快快出去，不要在此触恼寡人！”罗通领旨退出午门，回进自己营中，与众弟兄讲话。各将埋怨不应该如此失信，太觉薄情了。如今公主已死，说也枉然，只有罢了。

不表小弟兄纷纷讲论。单说朝廷传旨殡葬屠炉公主尸首，驾退回营。群臣散班，秦、程二位退出午门，遇到罗通，叔宝说：“不孝畜生！为人不能出仕于皇家，以显父母，替祖上急气，一家亲王都不要做，自拿来送掉了。如今削去职份，到老只好在家里头。”罗通说：“老伯父，不要埋怨小侄了，到是在家侍奉母亲的好。”咬金说：“畜生！既是事亲好，何必前日在教场夺此帅印？为伯父好意费心，用尽许多心机说合来的，何苦把这样绝色佳人送了他性命！如今朝廷不容娶讨，只好暗里偷情。当官不得的，要娶妻房除非来世再配罢！”罗通说：“伯父又来了，既然万岁不容婚配，理当守嫖到老，怎敢逆旨。伯父保驾班师缓缓而行，小侄先回京城。”咬金说：“你路上须当小心。”罗通答应道：“是！”就往各营辞别。当日上马，带了四名家将，先自回往长安，不必去表。

如今过三天，这一日贞观天子降旨班师，银銮殿上大排功臣宴。元帅传令三军摆齐队伍，天子上了一匹驢马，众国公保驾，炮响三声，出得木阳城，赤壁宝康王同丞相与文武官，一路下来，见了朝廷，大家俯伏，口称：“臣赤壁康王候送天子。”贞观天子叫声：“狼主平身。赐卿三年不必朝贡，保守汛地，寡人去也。”康王称谢道：“愿陛下圣寿无疆！”留下一万人马，保守关头，木阳城原改了康王旗号，狼主退归银銮殿，这话不表。

再说天子一路下来，不一日早到中原汛地。那些地方文武官员迎接，打得胜鼓，班师旗号已到大国长安，却好天色傍晚，当夜不表。次日天子升坐，诸卿朝恭已毕，徐茂功俯伏启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，臣昨夜三更时候望观星象，只见正东上一派红光冲起，少停又是一道黑光，足有半高，不上四五千里路远，实为不祥！臣想起来才得北番平静，只怕正东外国又有事发了。”朝廷说：“先生见此异事，寡人也得一梦兆，想来越发不祥了。”茂功

说：“嘎！陛下得一梦兆，不知怎样的缘由，讲与臣听，待臣详解。”天子叫声：“先生，寡人所梦甚奇。朕骑在马上独自出营游玩，并无一人保驾。只见外边世界甚好，单不见自己营帐。不想后边来了一人，红盔铁甲，青面獠牙，雉尾双挑，手中执赤铜刀，催开一骑绿马，飞身赶来，要杀寡人。朕心甚慌，叫救不应，只得加鞭逃命。那晓山路崎岖，不好行走，追到一派大海，只见波浪滔天，没有旱路走处。朕心慌张，纵下海滩，四蹄陷住泥沙，口叫：‘救驾’。那晓后面又来了一人，头上粉白将巾，身上白绫战袄，坐下白马，手提方天戟，叫道：‘陛下不必惊慌，我来救驾了！’追得过来，与这青面汉斗不上四五合，却被穿白的一戟刺死，扯了寡人起来。朕心欢悦，就问：‘小王兄英雄，未知姓甚名谁？救得寡人，随朕回营，加封厚爵。’他就说：‘臣家内有事，不敢就来随驾，改日还要保驾南征北讨。臣去也！’朕连忙扯住说：‘快留个姓名，家住何处，好改日差使臣来召到京师封官受爵。’他说：‘名姓不便留，有四句诗在此，就知小臣名姓。’朕便问他什么诗句。他说道：

‘家住遥遥一点红，飘飘四下影无踪。

三岁孩童千两价，保主跨海去征东。’

说完，只见海内透起一个青龙头来，张开龙口。这个穿白的连人带马望龙嘴内跳了下去，就不见了。寡人大称奇异，哈哈笑醒，却是一梦。未知凶吉如何，先生详一详看。”茂功说：“阿！原来如此，据臣看来，这一道红光乃是杀气，必有一番血战之灾，只怕不出一年半载，这青面獠牙就要在正东上作乱，这个人一作乱了，当不得了！想我们这班老幼大将，擒他不住，不比去扫北，就是三年平静了。东边乃是大海，海外国度多有吹毛画虎之人，撒豆成兵之将，故而有这杀气冲空，此乃报信于我。却幸有这应梦贤人。若得梦内穿白小将，寻来就擒得他青面獠牙，平得他作乱了。”朝廷说：“先生！梦内人那里知道有这个没有。这个人有影无形。何处寻他？”茂功说：“陛下有梦，必有应验。臣详这四句诗，名姓乡坊都是有的。”朝廷说：“如此先生详一详，看他姓甚名谁，住居那里？”茂功说：“陛下，他说：‘家住遥遥一点红’，那太阳沉西只算一点红了，必家住在山西。他纵

下龙口去的，乃是龙门县了。山西绛州府有一个龙门县，若去寻他，必定在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住。‘飘飘四下影无踪’，乃寒天降雪，四下里飘飘落下没有踪迹的，其人姓薛。‘三岁孩童千两价’，那三岁一个孩子值了千两价钱，岂不是个仁贵了？仁贵二字是他名字了。其人必叫薛仁贵，保陛下跨海征东。东首多是个海，若去征东，必要过海的。所以这应梦贤臣说，保了陛下跨海去平复东辽。必要得这薛仁贵征得东来。”朝廷叫声：“先生，不知这绛州龙门县在那一方地面？”茂功说：“万岁又来了。这有何难？薛仁贵毕竟是英雄将才之人，万岁只要命一能人到山西绛州龙门县招兵买马，要收够将士十万，他们必来投军。若有薛仁贵三字，送到来京，加封他官爵。”朝廷说：“先生之言有理。众位王兄御侄内，那个领朕旨意到绛州龙门县招兵？”

只见班内闪出一人，头戴圆翅乌纱，身穿血染大红吉服，腰围金带，黑黢黢一张糙脸，短颈缩腮，狗眼深鼻，两耳招风，几根狗嘴须，执笏当胸，俯伏尘埃说：“陛下在上，臣三十六路都总管、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士贵，愿领我王旨意，到龙门县去招兵。”朝廷说：“爱卿此去，倘有薛仁贵，速写本章送到京来，其功非小。”张士贵叫声：“陛下在上，这薛仁贵三字看来有影无踪，不可深信。应梦贤臣不要到是臣的狗婿何宗宪。”朝廷说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士贵道：“万岁在上，这应梦贤臣与狗婿一般。他也最喜穿白，惯用方天戟，力大无穷，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。是他若去征东，也平伏得来。”朝廷说：“如此，爱卿的门婿何在？”士贵道：“陛下，臣之狗婿现在前营。”朝廷说：“传朕旨意，宣进来。”士贵一声答应：“领旨。”同内侍即刻传旨。何宗宪进入御营，俯伏尘埃说：“陛下龙驾在上，小臣何宗宪朝见，愿我王万岁万万岁。”原来何宗宪面庞却与薛仁贵一样相似，所以朝廷把宗宪一看，宛若应梦贤臣一般，对着茂功看看。茂功叫声：“陛下，非也。他是何宗宪，万岁梦见这穿白的是薛仁贵，到绛州龙门县，自然还陛下一个穿白薛仁贵。”朝廷说：“张爱卿，那应梦贤臣非像你的门婿，你且往龙门县去招兵。”张士贵不敢再说，口称：“领旨。”同着何宗宪退出来，到自己帐内，吩咐公子带领家将们扯起营盘，一路正走山西。

列位呵，这张士贵你道何等人？就是当年鸡冠刘武周守介休的便是他了。与尉迟恭困在城内，日费千金，一同投唐。其人刁恶多端，奸猾不

过。他有四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大儿名唤张志龙，次儿志虎，三儿志彪，四儿志豹，多是能征惯战，单是心内不忠，奸计多端。长女配与何宗宪，也有一身武艺；次女送与李道宗为妃。却说张家父子同何宗宪六人上马，离了天子营盘，大公子张志龙在马上叫声：“父亲，朝廷得此梦内贤臣，与我妹丈一般，不去山西招兵，无有薛仁贵，此段救驾功劳是我妹丈的；若招兵果有此人，我等功劳休矣。”士贵道：“我儿，为父的领旨前去招兵，你道我是什么意思？皆因梦中之人与你妹丈相同，欲要图此功劳，所以领旨前去。没有姓薛的更好，若有这仁贵，只消将他埋灭死了，报不来京，只说没有此人。一定爱穿白袍者，必是你妹夫。皇上见没有薛仁贵，自然加张门厚爵，岂不为美。”那番四子一婿连称：“父亲言之有理。”六人一路言谈，正走山西绛州龙门县，前去招兵，我且慢表。

单讲朝廷降下旨意，卷帐行兵，到得陕西，有大殿下李治，闻报父王班师，带了丞相魏征众文武出光泰门，前来迎接。说：“父王，儿臣在此迎接。”“老臣魏征迎接我王。”朝廷叫：“王儿平身，降朕旨意，把人马停扎教场内。”殿下领旨，一声传令。只听三声号炮，兵马齐齐扎定。天子同了诸将进城，众文武送万岁登了龙位，一个个朝参过了，当殿卸甲，换了蟒服。差元帅往教场祭过旗纛，犒赏了大小三军，分开队伍，各自回家，夫妻完聚，骨肉团圆。朝廷降旨，金銮殿上大摆功臣筵宴，饮完御宴，驾退回宫，君臣散班，各回衙署，自有许多家常亲话。如今刀枪归库，马放南山，安然无事。

过了七八天，这一日，鲁国公程咬金朝罢回来，正坐私衙，忽报史府差人要见。咬金说：“唤他进来。”史府家将唤进里边说：“千岁爷在上，小人史仁叩头。”咬金说：“起来，你到这里有何事干？”那史仁说：“千岁爷，我家老爷备酒在书房，特请千岁去赴席。”咬金道：“如此你先去，说我就来。”史府家将起身便走。程咬金随后出了自己府门上马，带了家将慢慢的行来。到了史府，衙门报进三堂。史大奈闻知，忙来迎接。说：“千岁哥哥，请到里边去。”咬金道：“为兄并无好处到你，怎么又要兄弟费心？”史大奈说：“哥哥又来了，小弟与兄劳苦多时，不曾饮酒谈心。蒙天有幸，恭喜班师，所以小弟特备水酒一杯与兄谈心。”咬金说：“只是又要难为你。”二人挽手进入三堂，见过礼，同到书房。饮过香茗，靠和合窗前摆酒一桌，二人坐

下，传杯并盏，饮过数杯，说：“千岁哥哥，前日驾困木阳城，秦元帅大败，自思没有回朝之日，亏得哥哥你年纪虽老，英雄胆气未衰，故领救兵，奉旨杀出番营，幸有谢兄弟相度，恭喜班师。”咬金说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为兄最胆大的。”

这里闲谈饮酒，忽听和合窗外一声喊叫：“呔！程老头儿，你敢在寡人驾前吃御宴吗？”吓得程咬金魂不附体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对过有座楼，楼窗靠着一个人，甚是可怕，乃是一张锅底黑色脸，这个面孔左半身推了出来，右半身凹了进去，连嘴多是歪的。凹面阔额，两道扫帚浓眉，一双铜铃豹眼，头发披散满面，穿了一件大红衫，一只左臂膊露出在外，靠了窗盘，提了一扇楼窗，要打下来。那程咬金慌忙立起身来，说：“兄弟，这是什么人，如此无礼，楼窗岂是打得下来的？”史大奈说：“哥哥不必惊慌，这是疯癫的。”对窗上说：“你不要胡乱，程老伯父在此饮酒，你敢打下来，还不退进去。”那番这个八不就的人就往里面去了。程咬金说：“兄弟，到底这是什么人。”大奈说：“唉！哥哥不要说起，只因家内不祥，是这样的了。”咬金说：“兄弟，你方才叫他称我老伯父，可是令郎？”大奈说：“不是，小弟没福，是小女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又来取笑了。世间不齐整丑陋堂客也多，不曾见这样个人，地狱底头的恶鬼一般，怎说是你令爱起来。”大奈说：“不哄你，当真是我的小女，所以说人家不祥，生出这样一个妖怪来了。更兼犯了疯癫之症，住在这座楼上，吵也被他吵死了。”咬金说：“应该把他嫁了出门。”大奈说：“哥哥又来取笑了，人家才貌的裙钗、绝色的佳人，尚有不中男家之意，我家这样一个妖魔鬼怪，那有人家要他。小弟只求他早死就是，白送出门也不想的。”咬金叫声：“兄弟不必耽忧，为兄与你令爱作伐^①，攀一门亲罢。”大奈说：“又来了，小户人家怕没有门当户对，要这样一个怪物？”咬金说：“为兄说的不是小户人家，乃是大富大贵人家的荫袭公子。”大奈笑道：“若说大富大贵荫袭爵主，一发不少个千金小姐，美貌裙钗了。”咬金说：“兄弟，你不要管，在为兄身上还你一个有职分的女婿。”大奈说：“当真的么？”咬金道：“自然，为兄的告别了，明日到来回音。”大奈说：“既如此，哥哥慢去。”史老爷送出。鲁国公那马来到了午门，下马走到偏殿，俯伏说：“陛下在上，臣有事冒奏天颜，罪该万死。”朝廷说：“王兄所奏何事。”咬金说：“万岁在上，臣前在罗府中，我弟妇夫人十分悲泪，对臣讲说：‘先夫在日，

也曾立过功劳与国家出力,只因:

一旦为国捐躯死,惟在罗通一脉传。’”

不知程咬金怎生作伐,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 释:

①作伐:作媒,提亲。

第十六回

胜班师罗通配丑妇 不齐国差使贡金珠

诗曰：

平番安享转长安，路望东辽杀气悬。

贤臣详梦知名姓，到后方知在海边。

再讲咬金奏称罗夫人哭诉之言：“‘罗成一旦为国捐躯，只传一脉，才年十七。只因朝廷被困北番，我儿要救父王，夺元帥印掌兵权，征北番救龙驾。逼死屠炉公主，触怒圣心，把孩儿削除官爵，退居为民，不容娶妻，岂不绝了罗门之后？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的。望伯父念昔日之情，在圣驾前保奏一本，容我孩儿娶妻，以接后嗣，感恩不尽！’为此老臣前来冒奏。可恨罗通把一个绝色公主尚然逼死，臣想不如配一个丑陋女子却好。凑巧访得史大奈有位令爱，生来妖怪一般，更犯疯病，该是姻缘。未知陛下如何？”朝廷说：“既然程王兄保奏，寡人无有不准。”咬金大悦，说：“愿我王万岁、万万岁！”谢恩退出午门，又到罗府内细说一遍。窦氏夫人心中大悦，说：“烦伯伯与我孩儿作伐起来。”咬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说罢，前往史府内说亲。不必再表。

要晓得，这一家作伐有甚难处？他家巴不能够推出了这厌物。东西各府公爷爵主们都来恭喜。选一吉日，罗老夫人料理请客，忙忙碌碌，一面迎亲，一面设酒款待，鼓乐喧天。史家这位姑娘倒也稀奇，这一日就不痴了。喜宾与他梳头，改换衣服。临上轿爹娘嘱咐几句，娶到家中结过亲，送入洞房，不必细讲，这位姑娘形状都变了，脸上泛了白，面貌却也正当齐整了些。与罗通最和睦，孝顺婆婆。十二朝过门后权掌家事，万事贤能。史大奈满心欢喜，史夫人甚是宽怀，各府公爷无不称奇。也算罗门有幸，五百年结下姻缘，不必去说。